

爱莲

文/萧平

先父是爱花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少时南京的居所——宏业村、建业村甚至拥挤的贡院街的园子里、凉台上,都放有一盆盆这样、那样的花草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,女儿小玉爱起花来,家中露台上、院子里,都栽着她弄来的这样、那样的花草,好像形成了传统。我也是爱花的。以往曾对着父亲的盆栽写生,现在又默画着爱女种的花木,因为花是美的生命象征。

在我所认识的四季诸多花卉中,荷花是我的最爱。荷花又名莲花、藕花、芙蕖、菡萏、出水芙蓉。李白这样形容它: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”就花而言,它真是美的极致,丰满而不臃肿,玲珑而不琐碎,明艳中含着雅逸,芬馨中透着静幽。“远如婴儿脱文褓,近若胎仙临玉镜”。在元人刘因的眼里,它变成了天真无邪的她。是的,红艳的荷花,让我想到醉酒的杨玉环;皎皎白莲,又使我想起白素贞的英姿……“浓淡色中匀粉腻,浅深痕上著胭脂”。在我笔下的花容,不正是冰肌玉面的美婢吗?

荷的美,又何止于花?水面淤泥下的藕,一节一节的,有孔有丝,藕断而丝连,便让人想到缠绵的情意,想到高尚的气节。它的形状,如同稚童丰圆的臂膀,闹海的哪吒不是借它而复生的吗!它还是清补的食品,甘嫩可口。荷的干,中通外直,坚挺与柔韧相济,擎着花叶,随风舞动,有着与大自然一样的生命节律。阔大的荷叶,常让我想到有“绿天”之称的芭蕉,然而芭蕉的绿

远不及荷叶的绿。这绿,绿得沉着,绿得文雅,让人神清气爽……

泼墨写荷叶,是最痛快的事。我常因之想到狂士徐青藤,横涂竖抹,不假思索,得淋漓之趣。遇有什么兴奋的事,放笔一挥,可寄可寓;遇有什么烦闷事,纵笔抹之,借以排遣,借以宣泄。这涂涂抹抹,看似简单,实不容易,要能涂出性格,涂出风神方为上品。陈白阳是一个样式,八大山人是一个样式,石涛是一个样式,吴昌硕又是另一样式……我也想着自己的样式啊!

落花常令人惋惜,而荷花的凋零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情境。季羨林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一片莲瓣堕入水中,它从上面往下落,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,最后一接触到水面,二者合为一,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。我曾在某一首诗话中读到两句诗:‘池花对影落,沙鸟带声飞。’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。这也难怪,像‘池花对影落’这样的境界,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?”

莲瓣落尽,露出了金蕊拥着的小莲蓬,莲蓬渐大,莲子丰满起来,仿佛精致的工艺品。莲子入口,清香甘甜而微带苦涩,苦涩的是莲心,清心败火,功效独具。

荷之于人,真是一大珍品,从物质到精神,可归结为一个字——美!我见过西湖的荷,那是杨万里诗中的茂盛的炎夏中的荷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多么艳丽而壮阔!但是我更爱秋风中的荷池,经历了季节的洗礼,荷叶斑驳破损,在风中飒飒作响,伴着

飞舞的芦叶和荒草,那是何等潇洒,何等超脱啊!

在南京,玄武湖的荷,有巍峨钟山作背景;月牙湖的荷,则与六百年前朱皇帝的城墙为伴。那时我在南博工作,黄昏时分总与太太漫步其畔。现在我们住到了这小湖旁,遗憾湖中没了荷。于是设法用缸自栽了荷花,竟也长得旺,我们便有了与莲朝夕相伴的经历。

壬午年我60岁,在戈儿的建议下,办起了一个画荷展,60幅荷花,60个样式,在石城引动了不少爱好者。这一展览,不久又被苏北金湖县政府邀去参加“荷花节”,着实热闹了一番。在金湖,我看到了公路两边水沟中满载着的时被尘灰拂面的莲,看到了荷藕经销处堆积如山的藕,我知道了它是怎样紧紧地联系着老百姓的生活,这是诗人、画家眼中圣洁仙子“下凡”的实状。

其地有万亩荷花池,让我心旷神怡。一家人,划小船,没入荷池中,那是童年的梦,却在花甲时实现了。我想到了李清照的词《如梦令》: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”

该年,我出了第一本画荷册,引言中摘自《六十自述》的一段文字:“我在步入‘不惑’之年的时候,将画室‘朝华馆’的名字改为‘爱莲居’。‘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’的莲花,成了我的偶像。淡于功利,不依不傍,唯真、善、美是求。”

这些便是我之于莲,我之爱莲,我之画莲的回忆和感想。■



静
摄/王卫军

总非人间所有

文/薛金炜

宋人花鸟画的整体水准之高是没有疑义的。如果让我来从中选择最爱的几幅画,我一定不会遗漏这幅《层叠冰绡图》。两枝白梅,从画面的右下边,屈曲地伸展出来。枝很瘦劲,花很俏丽。它们向画里伸展着,却依然只占了画面一小部分,其余全部空白。如果不是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上面题了位置大小都很不妥的字,这绝大部分空白的画面,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更大震动,留下更特殊的印象。

“画面简洁”是这幅画常得的赞誉,或者再加上“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有两三枝”之类的好句。仅如此,这赏画之眼,恐怕还浅吧!

西方的画家有时也画得简,莫兰迪只画两个杯子,也大有意味。但杯子后面是一块具体的墙面,虽然洁白,却隐隐显出淡淡的阴影,就是虽简犹实了。而“层叠冰绡”,却绚烂在一片空白之中。它是虚无,是一种无可究诘的空间,因而也是可以让人想象力自由飘飞穿行的空间。当你从具体切近的精美花枝移目旁注,你恍惚间会置身于一个透明的天地。本来空无一物的虚白,因为这精工描绘的梅花而获得了充盈的内容。或者说,是这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,寄托在两枝楚楚可怜的孤瘦花枝上,使它们获得了象征的意义。空白和物象,虚与实,正是

如此互相生成,互相依存。

西方诗人曰:“一花一天国。”这仙子般的梅花,本该开在天国,它本就是至高的天国吧?恽南田赞画曰:“皆灵想所独辟,总非人间所有。”空白中幻化出来的空灵之境,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琐屑,关注的恰是心性最深处的奥秘。中国绘画中的空白,可如此赋予自由广大的意义,使作品思接千载,感慨万端。

每对此画,我都想一学南朝宋少文,“抚琴动操”,令花枝片片飘飞于冰山雪海之间,感受生命应有的宁静澄澈、浩茫恢宏的美丽。■

兔子花

文/车前子

我生肖为兔,自然是喜欢兔的。两禅师山行,见一兔脱草而出,一禅师忍不住叫:“好俊。”我也说这禅师好俊。捎带着,我也喜欢兔子花。白色的那一种,紫色的那一种。我们兔子是作过贡献的,苍颉造字,天雨粟,鬼夜哭。有人说不是鬼夜哭,是兔夜哭。“兔”“鬼”属于鲁鱼亥豕。为什么兔子夜哭?兔子毛被拔了去做毛笔写字,毛兔成了秃兔,当然要哭。想想也要哭。

兔子花不是中国货,原产地中海沿岸,希腊、叙利亚等地。在西洋的绘画作品里我还没见过画兔子花的,倒见过中国画家的水墨画。我在苏州博物馆见过陈洵隐的一幅小品,灵性十足,但我对他却一无所知。近几年我才从张仉先生那里知道,陈洵隐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位很著名的漫画家,针砭现实,目光犀利。他是苏州的画家,才过去了六七十年,苏州人却不知道他了。但他的那幅兔子花画得真是好。

还有一位苏州画家,叫陆志庠,也被苏州人忘了。前几年山东画报社出了他的线描集,好评如潮。他生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,我问过张守义先生,他们可以说是同事,张守义竟也所知甚少。我请杜丽女士打听,她后来告诉我,陆志庠先生已经死了,是个聋子,但能与熟悉的人交谈,他能读他们的唇语。这些我已知道了。不知道的是他说话的声音是童声。

一个艺术家生在苏州,是种幸运,文化积淀厚,人杰地灵;也是

种不幸,容易懒惰,墨守成规。还有就是才子太多了,不知道该记住谁好。所以在苏州做才子是一条末路,“惟有饮者留其名”,饮者,酒神精神也。

苏州人风雅成性,我常常在陋室中见到他们种的石菖蒲。石菖蒲是案头清供的极品。石菖蒲又叫药菖蒲。苏州文人的家里常能闻到药气。北方文人的家里常能闻到的是酒气,或者是豪奢气,或者是泥土气——在书桌上供一只大南瓜。“扬州八怪”中的金农画石菖蒲,一根一根画,画成后像只刺猬,倒也有趣。金农是杭州人。扬州杭州离苏州都比无锡常州远,但苏州在气息上与扬州杭州更近。借用黄庭坚的诗意,“含香体素欲倾城,山矾是弟梅是兄”,水仙、山矾、梅花,被苏州扬州杭州各占了去。

“香雪海”看梅花,苏州盛事。朋友开车沿太湖走,我在公路上看到十几亩梅田,衬着灰蓝色的水面,光影闪烁,色泽斑驳,有点像样了。想起唐洵隐的山水画,他已往生矣,而在他家饮酒作画的乐事,还在眼前。我倒也没有唏嘘。

苏州的市花是桂花:金屑在绿影间洒脱,我偶尔也会做做富贵梦。

桂花桂花,鬼话连连;桂花桂花,规划年年。我对我明年的规划是——桂花开时回苏州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■

去看油菜花

文/苏宁

听说郊外的油菜花都开了。坐在正午的班车上,阳光没心没肺地暖。上一次坐班车,满地落叶,天有些冷,冬天快到了。然后冬至……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,一个一个节气依次来临,光阴一天一天水一样从指缝间往下漏,不是一天一天,而是一分一秒,每一秒都丝一样被拉细再拉细,拉长再拉长。所有的苦和痛都掩蔽不掉,所有的甜和欢喜都一触即逝。仿佛有约,它必来,且又必逝。又仿佛有灵性,它在你喜悦时逃得快,在你难过时就必要驻下陪你。亦仿佛不知人事,尽自明晃晃来去,一天天刀刀

似的从忧伤的人心上深深趟过去。

看窗外,路边树木都绿了。油菜花开得恣意汪洋,黄得晃眼。和我同坐的女孩子明天有一场考试,一直在念念有词地背书。她说自己:毕业后到学校当老师。是班主任,和同事定了婚约,结婚当年就生了一个宝宝。幸运地一毕业就找到工作,可一生也就这样了。幸运地相了一次亲就嫁掉,嫁掉之后,仿佛青春期也就结束了。她合上书。闭上眼睛。一眼看到底的一生,再无梦想有实现可能的一生。我说:我们都没有完整的青春期。

也想了解另外的世界,可既定

的生活规则限制了我们,日常生活是一个逃不开的现场,每一天,都要在场。不想早早嫁人,可又怕迟了嫁不掉。不想早生宝宝,因为有了宝宝,一生就被宝宝绊牢了。很多事来不及想,我们就长大了。

我们一起看窗外的油菜花。去年3月,看过这花,那时还没开盛,是在去往一个墓地的路边。车向郊外,田地越来越开阔。田地里油菜花一片一片地开着,其间疏疏落落有新坟。偶见一两个农人荷了农具从那坟边过花丛。坟上纸钱幡络在风里飘,不知所理是谁心心念念不舍的亲人? ■